



□ 12  
3073  
6



12  
3073  
6

春秋列傳卷六

錫山錢 晉以德校閱

閔中劉士忠純鄉同校

宋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也初桓公有疾襄公為太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為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冒人邾人于曹南鄆子會



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郕子用之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簿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曹南之會也曹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公弗聽十二年公爲廐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于亳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冬會諸侯于簿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三年鄭伯如楚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  
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  
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  
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  
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  
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  
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  
七年爲左師

**向戌**公族也事平公爲左師食邑於合曰合左師晉荀  
偃士句以宋事晉厚而向戌有賢行請伐偃陽而封焉  
既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  
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  
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與宋公  
十五年向戌侵鄭大獲十八年聘于魯見孟獻子尤其  
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二十年華閱卒華  
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  
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

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二十九年楚容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

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使告諸晉楚齊秦皆許之二十年遂會諸侯為盟已而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有辭左師辭之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侈示之椒舉諫之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悛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平公五年華羽

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時為司城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災樂喜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尤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端尤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善庀守府令司宮巷伯傲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饗庚于西門之外初鄭衛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茂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溪樂之勝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

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挾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



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及向戌之議偃兵也既會諸侯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

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華**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為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使華元與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禦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

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人以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奔于魯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瞽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華元使其駮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其有容十六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

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初楚子將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為命無畏扶其僕以徇至是以惡宋之故見犀而行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則伐之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及耕公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敝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告于王退三十里與之平而歸三十二年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重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生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共公八年晉使糴棧如楚楚許晉成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

善於晉欒武子聞晉楚之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共公卒平公即位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成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

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帥國人攻蕩氏殺  
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  
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  
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  
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灌閉門登  
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戍為左師  
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子闔為右師

**華費遂**事元公為大司馬費遂之子曰緇多僚登緇為  
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

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  
華氏請焉弟許遂劫之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  
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  
與華氏盟以為質於是公黨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  
疆向宜向鄭楚建郟申出奔鄭其徒於華氏戰於鬼闔  
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欲歸公子向寧不可公請於華  
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  
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也費遂從之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

華登奔吳華文使華恠歸太子既入華恠將自門行公  
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其所二十一年  
多僚與緇相惡乃譖於公曰緇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  
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  
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  
人召司馬之侍人且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  
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  
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緇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  
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

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  
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  
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刳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  
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刳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於  
是華向入樂六心豐愆華恠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  
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齊烏枝鳴戍宋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  
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  
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狗曰楊徽者公徒

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侵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赫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鵠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犇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相遇城射豹殪大敗華氏圍諸南

里華交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欒氏矣驅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子以遠越帥師逆華氏諸侯之成謀曰君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於是華交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孔父嘉**微子之後宋襄公四世孫正考父之子也以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云初宣

公病舍太子與夷將立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之通義也宣公卒和立是為穆公孔父為大司馬九年穆公病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告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於是殤公即位九年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

曰美而豔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十年春華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迎公子馮于鄭立之子叔防遂奔魯

**仇牧**宋大夫閔公九年使宋萬帥師與魯莊公戰于鄆萬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而反為大夫於宋閔公與之博婦人皆在側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也唯魯侯而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

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劔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蔭著乎門闔君子曰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

**樂大心** 宋戴公族公子衍之後也事元公為右師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元公十一年華向劫司馬以叛大心與豐愆華掎禦諸橫十二年華向奔楚公使大心為右師伐華文以靖國人十五年春魯叔孫婁來聘右師見之語卑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

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夏諸侯之大夫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命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戎人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問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而欲背盟以于盟主無不祥大焉景公十三年樂祁以公命聘于晉未致使而飲於綿上晉人執之既而歸之而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



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九年公乃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大心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公乃遂右師十年大心出奔曹十一年公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蕭以叛樂大心從之遂大爲宋患

**魚石**宋大夫共公卒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

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師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石魚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遂自止華元於河上華元請討魚石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遂及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

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又不可華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則決睢澁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平公三年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春秋書曰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信哉

**樂祁犁**

宋大夫字子梁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元公

十二年華向之敗自南里出奔楚祁犁與樂大心與有勞焉旣定公乃使祁犁爲司城以靖國人十五年魯使叔孫昭子來聘公宴之飲酒樂且使昭子右坐旣而語相泣也祁犁佐之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祁犁祁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

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景公二年王室有子朝之亂魯昭公時逐於季孫意如猶未復也於是晉使士鞅及諸侯大夫會于扈將令戍周且謀納魯公也時祁犁與衛北宮直子固請納魯公士鞅取貨於季孫謂祁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

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三年祁犁言於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既而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祁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溷而行至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遂獻楊楯六十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

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祁犁十五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祁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伐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祁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宋乃使使請成晉人遂許其成而歸之

**仲幾**

宋大夫仲江孫也元公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敗

奔楚公更置諸大夫以靖國人於是仲幾始代向寧為左師十五年魯昭公伐季氏敗奔齊公為魯故將如晉請納之公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朝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編柎所以借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景公八

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

秦

**百里奚** 虞人也初事虞公為大夫秦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秦穆公夫人穆姬晉太子申生姊也故晉以奚媵穆姬於秦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

奚年已七十餘穠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穠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穠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餓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養牛以干之乃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公之難是以知其賢穠公於是使人厚幣迎蹇叔

以爲上大夫晉獻公卒晉亂公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穠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納夷吾於晉而立之是爲惠公旣而晉饑使乞糴于秦穠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初穠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

退將罪而論公孫枝出自敷於奚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何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奚乃令吏行其罪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而八戎咸服由余聞之歎闕請見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謹春者不相杵德澤流於後世而秦卒賴焉

**蹇叔**秦大夫初與百里奚相友善百里奚既相乃薦其賢於穆公遂舉為大夫穆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

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晉原

軫言於襄公曰秦遠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及白乙丙以歸文嬴以三帥為請襄公乃歸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遠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於是又作秦誓以自警焉

**孟明視**秦大夫百里奚子也穆公三十二年使孟明及

西乞白乙帥師以襲鄭蹇叔諫不聽遂行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二百乘王孫滿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芻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勵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



圍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與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已而晉人聞之遂與師禦於殽大敗秦師獲孟明及西乞白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君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晉侯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晉侯使楊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

繫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二年將拜君賜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三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初公孫枝嘗薦孟明賢故公用之及敗於殽諸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二十五年春孟明帥師伐晉以報

殺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既歸秦伯共姜之孟明自是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十年秦穆公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畏秦不敢出穆公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皆孟明之力也

**秦后子**名鍼桓公之庶子景公弟也初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於是從車千乘自秦出

奔晉他日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晉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后子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晉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

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子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子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是年冬楚虔弑其君麋而自立楚右尹子干懼誅從車五乘亦自楚出奔晉叔向使子干與后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乃使后子與子干齒后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

乎史侯有言曰非羈何忌

附

**卜徒父**者秦之掌龜卜者也秦穆公十五年將伐晉使卜徒父筮之吉曰涉河侯車敗穆公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大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及戰三敗晉師于韓果獲晉惠公以歸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

文

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未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穀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子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為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由生也於文血蠱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

而平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秦秦桓公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為之禮而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齊

**管敬仲夷吾**穎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為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

白出奔莒及襄公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伏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唯管夷吾乎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語具鮑叔傅比至三疊三浴之桓公親逆于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僖使相可也桓公授以

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濕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芻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二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

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濕朋甯戚城父賓胥無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友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諸侯于郵齊始霸二十四年魯莊公為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二年桓公盟諸侯于甯母管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

子人氏三族實遠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惣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惧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

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管仲能立為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

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珎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四十年管仲卒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



齊遂亂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泥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為載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為謀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脩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

曹沫之盟管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伯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富侔公室有三歸塞門反玷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為侈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疆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鮑叔牙**齊大夫公子小白傳也初襄公在位不恤國政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搆難公子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為桓公桓公立取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言於公曰臣君

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如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

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力亦鮑叔左右之也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寡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管仲履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為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隲朋乎仲卒

隰朋亦卒公卒委政易牙豎刁開方而齊遂亂

**伊**齊大夫魯莊公薨慶父弑于般成季奔陳閔公  
之慶父猶專政國人危之是時齊桓公主伯志在匡輔  
以屬諸侯於是使仲孫來魯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  
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  
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  
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  
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從之自是慶父稔逆閔  
公再弑乃復遣高傒來魯以定僖公而魯卒賴焉

**高**齊大夫公族也桓公使伯魯嘗叛之十四年莊公  
以齊師荐至又以母文姜所制求婚於齊齊乃遣高傒  
受成於是高傒及魯莊公盟于防遂納幣以成婚是為  
哀姜及莊公薨慶父搆亂于般與閔公繼弑魯於是曠  
年無君桓公乃遣高傒將南陽之甲立僖公以定其位  
僖公莊公庶子閔公之庶兄也賢而能君而國人屬之  
成季請之故也傒以魯城惡自鹿門至於爭門度地而  
城之自是慶父走莒不敢復入而魯人賴焉以為美談

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初桓公自莒復國鑒於  
徒人費石之紛如之亂乃用高倭為政鮑叔牙曰管夷  
吾治於高倭使相可也桓公從之遂使管夷吾代高倭  
之任其後高氏與國氏世為卿

**國武子佐**一名宿媚人國莊子子也事頃公為上卿十  
年晉與魯衛連兵伐齊戰于鞞齊師敗績於是公使武  
子賂以紀甌王磬與地武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  
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  
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  
而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  
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  
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  
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  
布政優優百祿是道于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復諫晉人許之遂盟于袁婁靈公七年武子從公會諸侯以伐鄭八年慶克通於聲孟子鮑牽告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武子相靈公以會諸侯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于訴之曰高鮑將

不納君而立公子角武子知之秋則鮑牽逐高無咎冬公使慶克帥師圍廬武子從諸侯伐鄭以以難請先歸遂如廬師殺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廬降武子使其子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明年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之于內宮之朝師逝于夫人之宮又使清人殺國勝國弱遂奔魯已而齊侯復之使嗣國氏

**杞殖**一名梁與華還一名舟皆齊大夫初莊公四年將伐衛及晉為車五乘之賓殖與還皆與殖耻之歸而不

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賔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殖華還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于且于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賔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

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杞惠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于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其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者哉是其勇與我同者而先吾死吾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殖妻于郊使弔之其妻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

人啟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公乃弔諸其室二子妻  
哭其夫甚哀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自是齊之俗亦不  
變焉

**晏平仲**嬰來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公景  
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于商任以  
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  
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  
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  
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時欒

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  
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立於崔氏  
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  
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君為已死而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戶股而哭興二踊而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



立靈公嬖子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為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及慶氏敗公與晏子邲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其歡說其納已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于晉晉人許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語多不載初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于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

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邈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六年欒高陳鮑之亂子良謀欲得公以自輔公不聽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

召之而後入及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利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二十六年公疥遂疴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誅固史囂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

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遠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

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慘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

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多矣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田于沛既還宴子侍于遄亭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聲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國公  
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  
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禳之君何對曰無益也而  
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  
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君德之穢禳之何損  
今怨者已衆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公與晏  
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敢問何

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金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  
其施之民也厚公務於歛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雖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  
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  
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  
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  
能已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  
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時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騾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

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闚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耻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圉

**齊之卿士也**頃公十年晉郤克伐齊師陳于鞌郤夏御公丑父為右卻克傷於矢疆之鼓音不絕馬逸不能止齊師遂敗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

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韓厥執繫馬前丑父教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  
御佐車宛茨為右載公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  
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有一於此將為戮  
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  
事君者乃免之公求丑父三入三出而後已

**崔武子** 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其後以邑  
為氏杼事惠公有寵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既而復歸靈公八年為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

其姪駿穀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  
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子諫不  
聽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  
公疾武子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光  
即位是為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教公  
易已衛懼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四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武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  
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

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於君何有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已而公聞有晉師使陳無字如楚乞師武子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六年武子帥師伐魯魯襄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初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

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來朝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  
人賈舉止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崔杼疾病不能聽  
命近於公宮陪臣于楸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  
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郟帥公孫敖封具鐸父  
襄伊倮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木說弁而死  
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孥免我將死之  
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驂蔑于平  
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

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始叔孫宣伯之來奔也  
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  
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氏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  
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嬖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崔子  
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  
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景公二年  
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與曰崔宗邑也必

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言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於是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師以攻崔氏堞

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斃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太墓而藏之明日遂出奔于魯而

崔宗遂滅

**慶封**字子家桓公後也桓公生公子無虧無虧生慶克慶克生慶封慶封以父名為氏崔杼之嬖於惠公也慶封附之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舉慶封為左相與之並政號崔慶崔杼之家亂也慶封用盧蒲癸之謀遂滅崔氏獨當齊國慶封多欲好田而嗜酒與其子慶舍政則

以其內實遷于盧蒲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辟姓子不辟宗何也癸曰宗不予辟予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予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癸曰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

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其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詐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景公三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莅事麻嬰為尸慶繩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

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屏三盧蒲葵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楯動於薨以俎壺投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陳湏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奔于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黍穠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十年楚靈王伐吳圍朱方執慶封盡滅其族

**陳敬仲**齊大夫一名完陳厲公庶子也桓公十四年陳人殺公子御寇敬仲御寇黨也遂與顓孫奔齊已而顓孫奔魯敬仲獨留桓公於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曰羈旅之臣幸君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聞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

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使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陳文子** 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

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五年公懼晉人之討欲朝於楚楚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公聞有晉師使文子子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初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棠姜偃之姊也偃曰男女辯姓今君出自臣出

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夏五月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中與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文子聞亂遂出奔至於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

猶吾崔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崔子也又可留乎又去之自是景公即政二年然後復歸於齊是時宋向戌善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許之遂告於齊景公及諸大夫皆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復告於秦趙孟遂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年景公及陳侯蔡侯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公將行慶封曰我不

與盟何為於晉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冬盧蒲癸王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自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字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麻嬰為呂慶集為上獻盧

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騫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桶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薨以罏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齊再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能卓然自守不污於間者惟文子爲賢故當世咸稱之

**陳桓子**魚字嗣文子爲卿慶氏之敗桓子與其父與有

力焉故景公任之遂秉齊政四年吳延陵季子自魯聘於齊季子謂晏嬰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於是晏子請於桓子桓子許之遂言於公而納邑焉八年晉平公使韓須來逆女齊使桓子送之是爲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無字非卿執諸中都少姜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已而少姜卒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則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桓子歸九年公使晏嬰



請繼室於平晉人許之叔向從之晏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  
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馬鍾乃大矣以家  
量餼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  
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  
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  
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是時桓子

厚施得衆故晏子及之晏子歸公為之更其宅晏子請  
復其舊宅公弗許晏子因桓子以請桓子言於公乃許  
之十四年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遂子成子工  
子車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  
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  
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  
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  
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五誨之猶懼其不濟吾

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欒高氏與陳鮑氏相惡夏有告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

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鋒率吉請斷三尺馬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疆奔魯陳鮑分其室既而陳桓子因晏子之言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罍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

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陳僖子乞**桓子子嗣爲卿景公五十七年晉人討范中行氏之亂僖子言於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公乃使乞及弦施衛甯跪帥師救之景公卒高國立公子荼輔之僖子乃僞事高國每朝必驟乘馬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

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僖子及鮑牧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遂奔莒初景公太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謂僖子曰吾欲立荼如何僖子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公子陽生聞之謂僖子曰吾聞子盍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

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僖子乃使人迎陽生宣諸家將立之乃請鮑子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僖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子乃受盟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既立使朱毛告僖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墮君二

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乃使毛遷晏孺子於駘而殺之簡公元年魯哀公與吳伐齊公使國書帥師禦之僖子謂其弟書曰爾死我必得志將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齊師大敗吳人獲國書公孫夏聞丘明陳書東郭書以歸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遂弒簡公立平公而相之其後遂有

齊國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  
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  
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  
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  
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  
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  
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  
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  
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  
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寤  
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  
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

春秋列傳卷八  
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  
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  
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  
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  
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  
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  
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

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  
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  
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  
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  
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  
司馬穰苴兵法

附

**麥丘邑人**未詳其姓氏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宗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

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大國之自喻也... 公曰善... 非外為王... 以國更報... 公曰因... 以入坐... 春秋列傳卷六... 言者... 言者... 言者... 言者...



